

吴平安：根植传统 宁静致远

人物

名片：吴平安，号默石，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宁波市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四明书画院画家、宁波市政协书画院画师。幼承家学，弱冠之年随甬上书画名家刘文选、王守华等学习书法、国画。醉心翰墨三十余年，兼擅书法、花鸟、草虫、山水、人物，渐具自家风貌。曾多次参加国内各类大型画展和跨省联展，并赴德、法、美等国以及我国港澳地区展览。作品散见于国内各大专业艺术刊物，美术报等专业媒体曾对其人其画作专题报道。



吴平安近影

赵淑萍

吴平安的人生经历颇有传奇色彩。他曾涉足乐坛，也曾鏖战商海，而后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书画艺术之中，过着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画画、喂鸟、遛狗、玩石、修禅、种蒲草、养兰花……他让人想起早年的一些文人，能写、能画、会玩，倜傥洒脱，既经得起热闹，也耐得住寂寞。

植根传统 涵养性灵

吴平安祖籍天台。祖上曾中过举人，做过进士。书香之家，幼受庭训。8岁起，父亲每天给他裁好毛边纸，要他写50个楷书。如果不认真，重写50个。起初练的是颜真卿《勤礼碑》和《麻姑仙坛记》，走雄浑、庄肃一路。父亲还令他背唐诗。17岁时，父亲又推荐他阅读《庄子》，他被庄子瑰丽奇幻的想象和汪洋恣肆、风行水上的人文风浸润。这也是他濡染佛、道文化的开始。同时，他随甬上书画名家刘文选、王守华诸先生学习书法和国画。

从小练就的“童子功”，促使吴平安在传统文化中厚植深耕，涵养性灵。所作花鸟、山水，线条灵动，笔墨清新，有大写意，也有工笔。观其画作，残荷断梗孤舟冉冉，秋意深邃；老树虬枝寒禽独栖，气息高古。在生活中，他观察入微，不时将地域风物植入画作。南国书城之古雅，竹林禅寺之幽谧，古阁春喧、四明归渔跃然笔下，满纸清趣。还有那工笔草虫，看是极其细微的事物，却极见功底。

吴平安追求自然拙朴的画风。

“我喜欢周思聪的荷花，她画出了周敦颐《爱莲说》的味道。有禅境，有对古人程式的突破。那是心灵对技巧的创作，看得人热泪盈眶。”“八大山人的一只鸟，即使在炎炎夏日，都能感受到清凉的味道。偌大的画面就放一只鸟，却是恰到好处，给人一大片想象的空间，意境旷远。笔墨传达的正是人内心的喜怒哀乐。”

返璞归真 痴迷艺术

去吴平安家里，一进门，就享受了一场特殊的礼遇：一只黑色的八哥，字正腔圆地说“欢迎光临！”一只雪白的哈巴狗，先是狂吠不止，不久就变得出奇安静，依偎在主人身边，露出憨憨的神情。

案头蒲草萌绿，架上兰花吐蕊，时闻雀鸟欢噪，和谐而富有生趣。

此情此景，不由人感慨：这才是文人墨客该有的生活。其实吴平安一路过来，人生历程并非总是如诗如歌。

在文化断层极其严重的年代，吴平安未能以书画为职业。学校毕业后他做了宁波塑料厂的新品设计员，三年后，他辞职开了宁波第一家个体书店“亚鼎书店”，专门经营文史哲类书籍。以书会友，因此结交了不少读书人、文化人。吴平安喜欢哲学，尼采、叔本华、柏拉图的书都读。存在主义、人性论、西方美学……是他那个阶段最关注的。游弋书海，通过对古今中外著作的比较、思考，他感悟到，古人严于自省，而今人对外部则探索得更远。

当时，吴平安还涉足乐坛。宁波市两届吉他大赛，他都获流行组

金奖。后来，他加入省音协，担任宁波吉他考级的评委。“艺术是相通的，无非把毛笔换成了弦。绘画讲究线条，音乐注重旋律。可绘画也有节奏，音乐也有线条感。”

书画是个“奢侈”的爱好。生活要继续，梦想要坚持，怎么办？他把书、笔打包，塞在床底下，向商海进军。老天对他非常眷顾，从商5年，他赚了不少钱，足以支撑后半辈子的生活。有朋友不解，生意正做得风生水起，怎么突然“上岸”了呢？“我是为了艺术去赚钱，有了钱，可以买我要买的，看我想看的，人生苦短，钱是赚不完的，但艺术却荒废不起。”吴平安还向笔者讲述了当年的一个“豪举”：花40多万元，买了一批宣纸。“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以后万一落魄了怎么办？我得给自己储备一些。”如今，这些纸已经熟透甚至风化了，吴平安对画画的挚爱可见一斑。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2016年，吴平安作为宁波市代表性画家参与《江南墨韵——宁波十二人中国画作品展》。在北京玉泉山美术馆展出后不久，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主动约他出书。被画界和出版界美誉为“大红袍”的系列画册，要出版他的专辑，作为现代至当代中国画坛各时期重要艺术家的代表作品系列之一。吴平安非常冷静，认为自己出版这样高大上大型画册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婉言谢绝了。

吴平安崇尚先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讲求内心的“省察克治”。把一切看开，看透，说真话，表现真性情。胸怀开张，绘画

也就自然洒脱、散淡灵动。十年来，他专注释、道两家典籍，将禅、道之理融于画理，于是，心境尤为澄明，落笔尤见性情，作品尤显虚灵。

除了读书、绘画、写字，吴平安每年都会出去采风。和一般人不同，他不喜欢去游人如织的知名景点，而是去古朴宁静的小镇小村。他喜欢看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喜欢那深深的富有旧日情味的庭院。在那里，寻找时光的记忆。他喜欢所有古朴的原始的带着历史痕迹的东西，他追求生活的美感和内心的宁静。我想，他骨子里是一个传统文人。



吴平安的花鸟作品。

枕流

每到年末岁初，各大出版社、文化传媒乃至社会名流，多会晒出一份年度图书排行榜。看了榜单，有人欣然有人羞赧：榜上的图书如果大多看过，心里就会生出一些安慰；反之，似乎就枉为读书人了。

然而细加分析，会发现图书榜单背后隐藏了很多问题。一般来说，行业榜单一多，便会出现“顶端相近”的现象。比如说我们评选全球十大高校，全球十大博物馆，入选名单中肯定会有几个重叠。原因是评判机构虽不同，基本认同却相似。但图书榜就不一样了。笔者曾留意过2017年度的一些图书榜，发现各榜单上的书目重合度极低。之所以如此，细想起来，也好理解：一年中出版的书籍数不胜数，大众的阅读口味千差万别，又不能排除个别评审单位在评选过程中夹杂一些“私心”。退一万步说，主流媒体评选出来的书籍就一定好吗？我也未必。

图书榜最早见于1895年的美国《书商》杂志，当时是根据全美16个城市中最主要书店的实际销售数据，将名列前6位的书籍名称公布出来。到了1983年，台湾著名的金石堂书店引进了畅销书排行榜模式。应该说彼时那些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书目还是有据可依的，那就是现实销量。而此榜单也一直是书商们为盈利的目而操控的一种商业行为兼促销手段。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类好书榜，尽管在推动大众阅读方面的确起了一定作用，可评价标杆已趋主观，并且依然掺杂着诸多功利元素。

我国的年人均阅读量并不大，2017年统计出来的相关数据满打满算也就是每年人均八九本的样子，也就是说一个月读不下一本书。即便是那些“手不释卷”者，一年至多也只能看到二三百本图书，这和我国全年近三十万种的新书出版量相比，所占比率无疑低得可怜。在这里，我丝毫没有批评国人不爱阅读的意思，只想说明：用约莫千分之一的阅读量去评价整个书籍出版

行业一整年的成绩实在不太靠谱，像是在上演一出“替人摸象”的戏码。事实也屡屡证明：这种榜单式样的评选根本就不适合图书业。

有人可能会说，榜单上的书目是通过概率统计而来，相对还是比较科学的。可阅读是一项极其私人的文化活动，有人觉得《追忆似水流年》是本叫人看不下去的书；有人认为《基督山伯爵》只具有“火车站文学”的水准；胡适先生甚至直言《红楼梦》写得还没《儒林外史》好……可见，阅读审美的差异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巨大。阅读中多元选择的存在恰恰展现出某种丰富和繁荣的态势。现在那些名目繁多的图书榜，说到底是将小部分的阅读审美判断当作了一致结论，并试图以权威的面貌去影响大众选择。况且评判的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那些愿意花更多钱请名家推荐的出版社，他们的书籍更易独占鳌头。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出版社虽然也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出着好书，可他们的劳动成果相对难以“榜上有名”。其次，评判机构势必会向着著名作家、作者的作品倾斜，这是无需讳言的事实，市场达尔文主义就是如此强悍地存在着。再次，即便是那些由读者参与的民意评选未必就公正，君不见各大出版社屡屡在微信圈中用发红包、送奖品的形式在拼命拉票？

所以，图书排行榜未必能真实反映出图书质量，一本好书往往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正由于此，杜甫写下了“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样的句子。阅读说到底是个人体验，简单粗暴地用一榜书目来引导大众的做法既不可取，也无必要，读者应该保有自己的选择阅读对象的自由。



也为凤先生一呼——吕凤子其人其画



鉴赏与收藏

吕凤子(1886—1959)，近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新金陵画派”先驱和重要缔造者。在中国美术界2006年推出的“百年巨匠”宣传活动中，吕凤子先生是第一个被宣传推出的画坛巨匠。

方向前

吕凤子，这个名字在美术界如雷贯耳，但在如今的艺术市场中却被淡忘，很少受藏家关注。

2017年9月，在上海朵云轩的“朵云四季”拍卖中，一件尺幅87×40cm，吕凤子的《罗汉图》，估价为2—4万元，最后以49.45万元落槌，这一拍卖结果，激起了市场对这位二十世纪画坛巨匠的瞩目。

当今艺术拍卖市场，近现代书画是个热门品种，极受藏家追捧，也是艺术品拍卖公司征集拍

品的重要货源。但意外的是，吕凤子作品很少在拍卖市场上露面，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对吕凤子的价值定位太低，藏家“惜售”，形成了艺术市场上对吕凤子认识的不足，另外，拍卖会中“出镜率”不高，也影响了吕凤子在藏家心目中的地位。当然最重要的是吕凤子这路大写意“粗犷型”的画风，不迎合市场。

吕凤子，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的一代宗师，在世界画坛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徐悲鸿先生曾这样评价吕凤子：“承历世之传说，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非凤先生莫属！”国画大师潘天寿说：“凤先生绘画意境高超，笔墨功夫很深。学中国画要取法乎上，凤先生的画就是上品。”

吕凤子先生本人说过，其一生做了三件事：画画、教书、办学。要了解吕凤子先生及其艺术成就，我们从其品行、学问、艺术三方面来认识。

吕凤子先生的人品在画坛是公认的。他为人处世十分低调，生活极其淡泊，这样的胸臆与心境是一般书画家难以做到的。张大千曾说过：“吕凤子的才华真高，但他的生性很淡泊。要是他稍微重视名利一点，他的名气就会大得不得了。”大画家徐悲鸿，曾是吕凤子的学生，在朋友的引荐下，吕凤子亲自指导徐悲鸿学习西画，练习素描，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吕凤子后来并

没求徐悲鸿办过什么于己利益相关之事。吕凤子变卖家产办学一事，在当时美术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吕凤子的一生和美术教育联系在一起。爱国情怀又是吕凤子胸襟品格的具体表现，张大千曾多次邀请吕凤子随国民党去台湾，但均被吕拒绝，吕凤子还是留了下来，因为他放不下自己心爱的学校及家乡。

优秀的书画家必须以学问、修养作为支撑，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书画作品就不会有高度。吕凤子先生的学生，著名画家寿崇德先生说：“凤先生是全能的美术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屈指可数的。他有很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理论基础，诗、词、画、论、史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令人敬仰。”吕凤子人称“凤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者。他15岁中秀才，有“江南才子”之誉，他精于诗词，于宋词研究尤深，同时，于经史、儒、道、释以及西方哲学均贯通自如。吕凤子晚年抱病撰写的《中国画法研究》，对中国画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为“现代金陵画派”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和创作。

吕凤子在艺术创作中践行了他的绘画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创办美术学校，并把美育与爱、真、善、美等思想贯穿于教学与绘画实践。可以说，吕凤子是民国绘画艺术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在绘画思想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的先驱之一。他指出：“中国画一定要渗透作者情意为基质，这是中国画的唯一特点。”又指出，“中国画形神不可分，写形状就是写神，形的构成就是神的表现。”吕凤子在对中国画“线条”的理解上，也有自己新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画的线的重要性胜于造型，线有主线和副线之分，他说：“主线用构形体，表达题旨，副线用助表现，变化形貌。主线要一气呵成，而副线可以后加，精益求精，力求简化。”“要无笔不连，要笔断气连，迹断势连，形断意连。”他的这些观点及绘画创作，成就了他成为二十世纪人物画的代表人物之一。

吕凤子是个全能画家，山水、花鸟、人物俱能，但对历史的贡献在于其独特的人物画。吕凤子的人物画属“文人画”。文人画重品藻，讲笔墨情趣，强调神韵，重视文学、书法修养，营造画中意境，为文人心灵寄托所在。吕凤子绘画的“文人”性，有其自己的语言，他把文人画的写意技法与写实技法结合得十分成功，以写生的手法，通过夸张，概括的造型，充满强烈的精神张力和笔墨，将中国人物画推向大写意的境地。尤其是晚期大写意人物画突破了早中人物仕女画那种相对较工细、秀丽、蕴藉的风格，博得圈内外专业人士的喝彩：“是继陈洪绶、任伯年后的第一人。”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罗汉人物是吕凤子的先驱之一。张大千的眼界之高是出了名的，一般人的画难入其法眼，但看了吕凤子的罗汉人物画后，也对凤先生产生崇敬之情。如果说吕凤子早中年仕女画是当时中国女性美的典型，那么他创作的罗汉人物，则是中国男性阳刚美的体现。可以说吕凤子的罗汉图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一绝，独领风骚。在历史上，以罗汉为题材的画家不少，有六朝张僧繇、唐代吴道子、五代贯休、宋代李公麟等，吕凤子笔下的罗汉受古代人物画的影响，尤其受贯休的启发，而吕凤子的罗汉无论在形态抑或神情上，都与古人拉开了距离。其罗汉形象略加夸张、写意，神态醇厚、朴实，并赋予丰富的内涵和人格力量。吕凤子把深刻的社会现象与完美的艺术形式密切结合，通过罗汉内在的心情变化，神情姿态来传达画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具有较高的政治意义。曾多次获得全国美展最高奖的代表作《四阿罗汉》，让凤先生成功地登上了中国画大师的宝座，从此他的罗汉图也被公认为画坛一绝，吕凤子在美术界也获得了“东方的米开朗琪罗”之美誉。

吕凤子的书法也有鲜明的个



吕凤子创作的罗汉图。(方向前 供图)

人风格。近代著名书家祝嘉先生评价说：“近来书家，仅得三人，四川谢无量先生，浙江马一浮先生，江苏吕凤子先生。”后来研究者，又将吕凤子书法，与胡小石、高二适等人并列，认为他是民国以来不可多得的一代书法大家。

在吕凤子诞生130周年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了《百年巨匠一代宗师——吕凤子》一书。吕凤子先生研究专家萧平先生为此书撰写了“为凤先生一呼”之序。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吕凤子先生的艺术成就会在艺术市场上作出正确的价值反映。